陪父亲看海

周大宏

既然都到北京了，那就顺便去天津一趟，陪父亲去看海。父亲没去过天津，也没看过大海。

父亲对大山外的世界一直感兴趣，喜欢到处看看。他到过的地方，能凭记忆把地图画出来，标上路名。起初，我以为老家地方小，他记得住不奇怪。后来去了稍远的地方，只要走过，他总能画出来，说得头头是道。他在旧本子上写写画画，那些本子还是我读书时没用完的，他没卖，没事的时候，他画地图、写山歌歌词，记了几大本。他出去玩，很少跟人说起，除非很熟，否则只简单说几句话。

这次陪他出来，他一路看得很仔细。

我的家乡在大山里，连个像样的湖都没有，更别说看大海了。每到春天就闹干旱，土地开裂，水井见底，家家夜里在月光下排队等水。水是缺不得的，大海在父亲的心里也就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。他常跟我们说，宁可绕路，也别冒险走水路。我们都不会游泳，遇到水路，他总带我们多爬半天的山路绕过去。

从北京南站坐动车到天津滨海站，很快。出站后换乘公交，父亲喜欢坐，他觉得这样可以慢慢看一个城市。沿途集装箱堆积如山，却没看见海。

车到东疆亲海公园站，就能直接看到海了，海面不算特别蓝，带着一点浑黄，抖动的波纹一直铺到视线的尽头。正好有一男子骑摩托车卖沙滩鞋，我喊住他买鞋，父亲忙说："你慌啥？先看看再说。"最后还是一人买了一双。走进去才发现，这一段海边全是礁石，根本不是沙滩，沙滩鞋用不上。有人到礁石堆里翻石头找螃蟹，人太多，就算有也早被翻得底朝天了。

沙滩鞋提着麻烦，我想不要了。父亲舍不得扔，一直拎着，说权当留个纪念，回家也能穿。我接过来，跟着父亲在礁石堆里走。鞋不重，提着却有点别扭。父亲走几步便低头看看礁石缝里的水。

没一会儿，穿反光背心的保安吹响哨子，不停地大喊"潮要来了"，把人群劝离礁石和浅滩。大家退到堤上，远远看着海面翻滚着白浪。浪不大，一层接着一层，带着海腥味。那一刻，我倒盼着潮来得猛些，浪头掀得高些，可好一阵子也没见大浪翻滚过来。我正想着，这潮大概也就这样了，忽然看见一米多高的海浪越过堤坝，刚才还能下脚的礁石，转眼成了海，再也看不见了。溅起的水滴打到人脸上，凉丝丝的。父亲退了一步，抬手在脸上抹了一把，看着海浪说："欺山不欺水，这道理一点不假。不要看它平静，这个浪一来，谁能承受？"我站在他旁边，浪在堤上碎开，水花溅到鞋面上。家乡春天夜里月光下排队等水，他带我们爬山绕过的那些水路，仿佛都在这浪里翻了一下。浪退下去，父亲还站着，看着浪头一层层退远，过了好一阵才转身，沿堤往前走。

海面上，海鸥鸣叫着，时而掠过水面，并不怕浪花，时而尖叫着飞向人群。有人撕面包扔进海里，也有人把面包撕碎摊在掌心等海鸥来啄，更多的人只是看着。父亲没准备，只是摊开手掌试了试，一只海鸥朝他飞来，见掌心没东西又飞走了。他看着飞远的海鸥，笑了。远处，立着一排风力发电机，叶片慢慢转着，父亲眯眼看了看，目光跟着叶片转了一圈，又落回海面。

父亲沿着海岸水泥小道边走边看。路边，一个小伙子边弹吉他边唱歌，父亲站住了看，看着看着就笑了，那笑跟看海鸥时一样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起年轻时组过花灯队、拉过二胡，也唱过山歌。这些事他很少讲，只在旧本子上记过歌词。

天色渐晚，我们走进一家海鲜馆。我把菜单递给父亲，让他点菜。父亲说："这些东西我见都没见过，不懂，你们点就行。"老家饭桌上，除了鱼，很少见别的海鲜。我就大胆点菜，但好多海鲜的名字，我也不熟悉。菜端上来，我把一次性手套递给父亲，父亲有点诧异，看我们戴上手套开吃，才跟着戴上，动起筷子。有些菜叫不上名字，他夹起来看了看，再放进嘴里。末了，父亲舀起汤汁又喝了一碗，说："香。"

海边没有沙滩，大海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猛烈，可父亲到底看过海了。天色暗下来，海面一望无际，海浪还在一浪一浪打过来，海面翻起一片白。父亲走在前头，我提着沙滩鞋跟在后面。他没再说话，也许哪天，他会在那个旧本子上画下天津的路和这道堤，堤外画着一片翻白的浪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郭小玉和冬儿刚出城门不远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呐喊声。二人止住马回头望去，只见尘土飞扬之下，有三四十名男子纵马追来。

这群人将郭小玉主仆二人团团围住，郭小玉认出其中五名男子正是她在饭店中教训过的，于是笑道："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你们五个不中用的东西！"

黑脸男子道："你这雌儿休要得意，我家帮主马上就到，你现在跪下求饶，等帮主来了，我会考虑替你求情的。""放肆！我真是后悔当初将药给你下得少了，如今反倒让你这狗奴才在我跟前狂吠。"郭小玉怒道。

浓眉汉子向手持单锏的中年男子道："韦堂主，我们要等帮主吗？"韦堂主是一个赤脸汉子，他瞧着郭小玉和冬儿道："昨日帮主恰巧来到本堂，他若不来，我们就任由这两个雌儿去了不成？"向左右喝道："都给我上！"说完，当先挥锏向郭小玉打去。

郭小玉抽出长剑将锏隔开，正要向韦堂主反击，突听冬儿吓得大叫道："小姐救我！"郭小玉扭头看到正有两名壮汉持刀向冬儿的头上砍去。

郭小玉突地施展紫竹神功之竹挑龙头，左掌向两名壮汉平推而去，只听得"哎呀"两声惨呼传出，两名持刀男子已被掌力震得飞落马下。

韦堂主抓住郭小玉分心之机，挥舞单锏向她的头部打去，郭小玉急忙回身迎战。冬儿身边之人已然瞧出她不会武功，纷纷大叫道："这个雌儿不会武功，先杀了她再说！"

郭小玉闻听后心中焦急，打马来到冬儿身边，将她拉到自己马背上，低声喝道："趴下！"冬儿坐在郭小玉身前，俯下身子用双手紧紧抱住骏马脖子。郭小玉此时压力骤减，手持长剑左刺右砍，将紫竹帮的徒众杀得人仰马翻。

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，有人惊喜道："是帮主，帮主来啦！"很快，有四匹骏马飞奔到近前。郭小玉见为首之人是个身着白色锦衣的俊美青年，他的身后是两名青年男子与一个秀丽女子，秀丽女子正一脸落寞地瞧着自己。

"辣红梅房婷！"郭小玉惊呼道，"房女侠怎会与他们在一起，赵少侠与文少侠呢？"房婷双眼突地一红，将头低下。白色锦衣青年哈哈笑道："原来你与内子相识，瞧在内子的面子上，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，我便饶你不死。"

"你叫她什么？"郭小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"你来告诉你的朋友，我是你的什么人？"白色锦衣青年向房婷道。房婷的头垂得更低了，白色锦衣青年见房婷不说话，轻哼了一声骂道："小贱人，瞧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"扭头向郭小玉道："我来告诉你吧，她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。"

郭小玉眼见房婷被白色锦衣青年羞辱，却全然不知反抗，心中已是相信了，向房婷冷声道："没想到当日以泼辣闻名的辣红梅，竟然变成了一只小绵羊，当真令人惋惜。"

房婷闻言，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，她恨自己优柔寡断，当即恨不得杀了阮子衿，但是又舍不得离开他。

阮子衿面色微愠道："我原本不想与你计较，你却要挑拨我与内子的感情。受死吧！"说完，抽出长剑向郭小玉攻去，郭小玉急忙挥剑格挡。

阮子衿变招迅速，舞动长剑分别向郭小玉身体的上中下三路刺去，郭小玉的身前坐着冬儿，对付那些徒众尚可，但是面对武功高强的阮子衿，就觉得招式大大受限。十余招过后，郭小玉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阮子衿嘿嘿冷笑道："我看你能撑多久。"

郭小玉正焦急之间，突听一人咳嗽道："姑娘不要着急，我来……来会他！"声音初听很远，但是话音刚落，一个身影已来到近前。

郭小玉抵挡住阮子衿的一波进攻后，向来人看去，待瞧清来人后，心中大喜道："原来是你，病虎周克！"

来人正是在客栈中咳嗽不止，自称周十兄的男子。周克听郭小玉叫出自己的名字，呆了一下道："你怎会认得我？"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：3304315815@qq.com

一只铝饭盒

梅子

老家橱柜里，放着一只旧铝饭盒，许多年不用了，安安静静地搁在角落。

读初中那会儿，我在镇上读书。家里农活多，母亲顾不上接送，我便每周住校，周末回家。周日傍晚骑车去学校，周五傍晚，跟着夕阳慢慢回来。

刚开学的时候，母亲给我准备了一只铝饭盒。她怕我弄丢，特意用红漆在盒身上写了我的名字，母亲没读过书，字因此写得歪歪扭扭的。那时候年纪小，没能领会到母亲的细心，只觉得看着不好看，内心十分嫌弃。母亲走后，我拿小刀一点点刮掉漆字。漆刮不干净，盒面上留下一块块浅浅的印子。后来我用涂改液写上宿舍号，再用红笔描一遍，看着整齐，心里才舒服。

每天中午，我们都要自己淘米，摆在食堂的大蒸笼里蒸。有一回，我淘好米后端着饭盒往前走，被同学不小心撞到。饭盒瞬间"啪"地掉在地上，米撒了一地，盒身磕凹了一小块。我没好意思怪人家，默默收拾干净，重新淘米。从那以后，我端饭盒总是小心翼翼。

铝饭盒蒸出来烫手，每次取饭，都要两只手来回换着端，现在想来，十分滑稽。打开盖子，刚出炉的饭，闻着满满一股米香。我喜欢吃硬一点的饭，每次水都放得少一些。米饭蒸得紧实，勺子刮下去，发出轻轻的脆响，这竟成了我每次吃饭前的乐趣。配上家里带来的霉豆腐或酸菜，简简单单，吃得咸香。那时候读书辛苦，一到下课，心里最盼的，就是这口热饭。

有一次到了饭点，蒸笼里怎么也找不到我的饭盒。别人都吃上饭了，就我孤零零地饿着肚子。架子上只剩一只陌生的饭盒，食堂大姐说，肯定是谁拿错了，让我先吃那盒饭。我胆子小，不敢动，只好买了窝窝头啃起来。心里一直慌，怕饭盒丢了，回去不好跟母亲交代，下午整节课都安不下心。好在第二天再去食堂，我的饭盒好好地摆在蒸笼里，稳稳当当的，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。

这只铝饭盒，就这么陪着我，走过初中、高中，整整六年。后来我去读大学，有了新的饭盒，既轻便又好看。这只旧铝盒，我洗得干干净净，收进了柜子里。

岁月走远了，饭盒也旧了。可那段清贫、踏实的少女日子，一直留在心里。